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清風閣 第三回 大理洞房 小繼螟蛉

詩曰： 鰥孤居處不須愁，欲使持家善自謀。
既得嬌妻思美子，豈知求樂轉生憂。

話說眾人猜拳行令，約已二鼓之外，眾人齊言：「我等送太翁洞房花燭。」叫人拿了兩壺酒，一齊進房內。中有兩位少年同事，再者酒下了肚，豪興發作，要代太翁發輝發輝。此刻大理無可如何，只得隨眾人去罷。言三語四，這個說要猜三拳，那人說要行三個令。內有一位說：「諸公不要猜拳行令，愚弟口占戲語，我代太翁今日要撒個帳玩玩，諸公不知可合意否？」

眾人同聲：「很好！」「每人先斟門面杯一杯，大家同乾，等我先出醜：撒帳，撒帳東，新人齊捧合歡鐘。才子佳人乘酒力，大家今夜好降龍。」

眾人同聲贊好，依次各人口念一遍。
撒帳，撒帳南，從今翠被不生寒。
香羅幾點桃花雨，攜向燈前仔細看。
撒帳，撒帳中，管教新娘腳朝空。
含包迷慣風和雨，且到巫山十二峰。
撒帳，撒帳西，窈窕淑女出香圍。
廝守萬年偕白髮，狼行狼負不相離。
撒帳，撒帳北，名花自是開金谷。
賓人休得枉垂涎，刺蝟想吃天鵝肉。
撒帳，撒帳上，新人莫得裝模樣。
晚間上牀得合歡，老僧就把鐘來撞。
撒帳，撒帳下，新人整頓蛟魚尚帕。
須臾待得雲雨收，武陵一樹桃花謝。

眾人歡呼大笑，老爹每人又送棒兒香一盒，斟酒，眾人一哄而散。

再言老爹將門戶、火燭照應清楚，打發姑娘進房，他老人方才進房，拴了門，上牀與強氏成其夫婦。百年好事，如魚似水。不覺的金雞三唱，早又天明，老爹梳洗已畢，吃了東西，出門謝客，到衙門。一日無事，晚上回來，未免汰化了強氏一回。

那一天老爹進衙之後，傍晚回來，到了門口，用手敲門，進內，強氏接住，叫老媽倒茶，用茶談談心。頃刻，來至裡面，叫了一聲：「娘子！」奶奶此刻心中大有不悅之意，自己怨恨：「命不好，嫁了又是半本頭，不得終局。真鬼驢母養的，何苦坑我怎的！」奶奶是心內話，自己抱怨自己。老爹進房，他已不同老爹閒談，坐在房中悶悶不樂。那時，孫老爹自己無聊，出房到了湯氏奶奶靈前，燒了香，隨即在客位坐下，把姑娘叫了出來，說聲：「我兒，我有話，今日吩咐你小心些，依你繼母教訓要緊，看繼母不是好人。我當初原因家內無人照管，所以我才做這件事的呀！想不到如今已經娶了這位奶奶回來，我自悔已無中用了。」彼此父女談過心，老媽來請老爹、姑娘吃晚飯。次日天明，老爹洗過臉，他仍奔縣前司房辦事去了。

再言強氏大娘，見老爹出去，他就起來梳洗頭，淨淨面，用刷子刷了頭，光踏踏的，戴一枝時樣鑲金洋紋的金簪，又戴一枝小釵，戴了金環一對，手上戴了一付洋紋萬字的響鐲，足下穿了一條白綾襪套，漂白布裹腳，又一雙寶藍倩皮球的緞子鞋，上裁尺量，二寸零三分半，緊緊的，一點不歪。奶奶身子又苗條，瓜子面，一對雙箍眼，柳葉眉，櫻桃口，糯米牙如水銀一般。腰下繫了一條松花綠褲子，又一個大紅兜子，穿了一件白綾小褂，外穿大紅洋縐襪登子，加了一件小羔羊皮的玉色西綾面皮襖。

奶奶收拾完備，出了房門，叫老媽拿點心吃。吃畢，撤去。

姑娘喊了一聲：「娘呀！今日大鍋菜買甚麼菜吃？」奶奶把嘴一撇：「你問我做什麼事？有菜吃一碗飯，沒得菜就是茶泡泡，吃一碗就是了。你知道我是今日人，明日人？」哎呀！奶奶心內有了不悅之意：天天苦氣起來，就灑骰子、擲盆子了。姑娘忍氣吞聲，苦在心中，又不敢告訴爹爹。奶奶自從嫁了老爹，見他年紀老了，不能濟事，不得終局。我看奶奶終日吃了三頓飯，總不得遂心如意。孫老爹每日亦由他去了。

再者，孫老爹在公廨內自理公事。那一日到縣前照壁牆下，看見一位如乞化一般的人。老爹見他看告示上的字，朗朗念下去，老爹就停步盤問他。該因大理老爹對頭冤家到了，不知老爹見了小繼，陡發惻隱之心，此乃該因。老爹說：「少年人必是好吃懶惰，不長俊，弄到了這一個樣兒。」老爹又問：「你小時可念過書麼？可會寫字麼？」小繼回言：「會寫字。」遂走過店內，取了筆硯與他，他寫了「利見大人」四字。孫老爹見他寫了四字，滿心歡喜，說：「我要你做我一個貼寫的書手，如何？不知你心可肯？」小繼叩首：「承蒙老爹提拔，感恩不淺。」於是大理進司房，同眾朋友言明，說：「我今日收得一小子，年紀又輕，我意下欲帶到司房幫辦貼寫，不知諸位如何？」

眾人聞言：「聽憑太翁吩咐，我等無不遵命。」

此時，孫老爹談心盤問小繼的根由，小繼回言：「我是泗洲人氏。」老爹此時帶小繼換週身衣服，洗澡梳洗等，就帶在司房內幫大理辦事。一日三，三日九，絲毫無過。老爹意欲代小繼公務之中提點分子與他，眾人就依允了。他三錢一月，長至四錢一月，實在為人辦事妥貼。後來眾人漸漸長至四兩八錢，此乃亦是小繼停當，又係眾人回不過孫大理老爹之面。後來一切公務俱托孫小繼辦理。老爹又教導他怎麼會原告說話，怎麼會被告說話。此乃大理老爹教導盡心竭力，為人又伶俐，心中又明白，各事不用老爹煩心。

老爹原因意欲將小繼過繼為兒，奈因房下年輕，家中又有女兒，大為不便：「倒不如將他做了我的姪兒罷，亦是一樣。」

孫老爹肚內情思，出了司房，直奔自家門首。進了門，見了姑娘，說了一席話，又停了一會，叫了一聲：「奶奶，我前日在縣前收得一個少年人，形如乞丐一般，我見他為人伶俐，細細盤問，他說係泗洲人，與我又是同鄉，故此我起了個憐念之心，就收他在司房裡辦事，眾朋友已經依允。我問他家內還有何人，他說他家上無父母，下無兄弟，隻身一人。我說他，你自幼不學好。他回言，幼失父教，故爾如此。我見他言語之間，大有賞乾。」虧他褒獎，後來命都送在他手裡，這也是冤家聚對頭。

老爹說：「我的年紀，又有房內辦事無人，將來那一房，就弄到這一房來了。外司房辦得事，外司房辦得妥當，看他年輕，將來內司房亦辦得事！眾人沒得他言貼寫之人。我如今回來，欲與娘子商酌，我年已五十歲外之人，意欲收他做個螟蛉，但不知娘子意下如何？」奶奶聽了老爹這番話，即刻把臉往下一沉，放下來，心中大有不悅之意，自己說：「不能生男育女，倒要螟蛉過繼，豈不好笑！」叫了一聲：「老爹！你不要問我，我不知今日的人，是明日的人呀！自己又沒本事肚腸裡拉一個小的出來。若沒本事就罷了，焦尾巴絕後代，吃一碗現成飯倒罷了；若養這好，燒水蕩照井生。」奶奶怨恨自己，哭了一會：「自怨自命，嫁得這樣好東西！」

不談奶奶怨恨，再談老爹上牀睡覺。次日大早，洗面直奔司房，將公事辦清，到晚方歸。老爹心內要過繼小繼作螟蛉，他已不同姑娘奶奶商議。次日起來央了人：「代我請十位老爹，並同孫小繼來家。」老爹又央了人辦了二桌酒。家人去到司房邀齊眾人，不一刻工夫，小繼同眾人前來，大理將小繼要過繼螟蛉之語眾人言明，眾人同聲：「極好！」於是教小繼過來，吩咐著人擺香案等

事，即將小繼叫他先拜過了神祇，又拜過祖先、灶君、土地，後拜見了老爹。老爹轉身進房，叫小繼拜了奶奶，又後拜過已故湯氏之靈，後孝姑與小繼兄妹拜過。

奶奶此時看見小繼，他年少之人，心中歡喜，他就起了歪心了。奶奶見小繼面白清俊，奶奶心就有他八九分了。他把昨日老爹之言語付於東海，吩咐叫人辦飯等件，並無他言。晚上酒席齊全，眾人歡呼暢飲。酒至三更，各散，眾人齊言：「明日補分過來。」老爹叫小繼另鋪牀鋪。

次日，小繼直奔縣內，謝過眾位老伯，眾人分頭補賀。老爹以至司房一一謝過，仍辦公事，一天清楚，至晚方與奶奶姑娘閒談。不覺光陰易過，將有個月。那一日午後，直奔司房窺探小繼辦公如何，可有差錯。且聽下回分解。